

品质革命,文艺更需要、任务更艰巨

□白 烨

继在2016年5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品质革命”之后,李克强总理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这里的“品质革命”,主要是指适应人们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和民族复兴的远大宏图,部署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使我们国家更好更快地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但“品质革命”这一概念葆有的宗旨、蕴含的精神,对于文学文化领域不仅完全适用,而且有很大启示。

在我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发展演进中,经由不断地分化与繁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相互借力,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相互影响,总体上呈现出前所少有的丰繁与丰沛样态。但毋庸讳言,当代文学给人的普遍感觉是“多而不精,繁而不荣”。也就是说,在写与读、供与需的基本关系上,还存在着质量很好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与产品供给不足,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问题。文学艺术领域,无论是作品的创作与生产,还是作品的传播与消费、多样与丰繁中,优良优质的作品数量并不很多,而通俗与低端的作品比比皆是,更为流行的则是那些旨在消遣消闲的娱乐化作品与产品。这样一个总体向好又带有不良倾向的现状,明白无误地向人们表明:文艺、文化领域,不仅同样需要“品质革命”,而且更为迫切,任务更为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在对社会矛盾

的认识与揭示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不平衡”问题和“不协调”现象,表现在文学和文化层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文艺作品问世,但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和欢迎的作品却为数不多。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既有文艺创作中出于精雕细刻的精品力还为数不多的问题,也有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不仅越来越多样化,而且审美趣味也在逐渐提高的问题。我们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还没有完全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甚至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接踵而来。这都使得在文学艺术供给上,通过创作和生产优秀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精神需求,已经成为紧迫和严重的要务。事实上,只有真正做到作家下去了,创作上去了,作品提高了,品类丰富了,才能逐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谈到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实问题。

当然,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基于个人艺术创造的特点,基于从生活到艺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又决定了文艺创作的艺术进取和文艺作品的质量提升,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文艺界也通过作协、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扶持重点文艺创作项目,表彰优秀文艺创作成果,以文艺评论方式推进文艺作品的“经典化”,正在朝着构筑文艺时代高峰的方向努力。近来影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给人们带有了意外的惊喜。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等在观众中引起较大反响,表明人民群众需要的是既有正向的精神能量又有着精美的艺术含量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都还是凤毛麟角。所以,适应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文学文艺领域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空间,甚至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不懈的奋斗。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作家应该成为时代的“书记官”,这是对作家与自己时代关系的最好表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烙印和年代标记,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这一个”,而文艺家因为敏于社会感知与生活感知,更是一定时代的精神传感器与生活书记员。而对时代精神的感知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别,对于从事精神生产的文艺家来说,与其做一个浑浑噩噩的时代随行者,不如做一个清醒坚定的时代先行者。通过这样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有助于

把个人的创作追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有助于把文学的发展进步与时代的使命担当联系起来,更加自觉也更加自信地走好既具有个人特色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之路。

我们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新时代,作家艺术家需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需要在更新价值观念、丰富精神情怀、扩展艺术胸怀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现实,联系创作实际,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去提高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能力,去调动直面现实的创作能力,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明自身的合法性。漫长、持续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是无奈。”孙绍振在《新诗百年与后新诗潮》中论断:“汉语新诗在量与质方面都还是在幼儿阶段,前有古人的大师级作品相比,今有世界的众多成熟的作品要面对,而汉语新诗还在寻求自己的形象。”18年后,洪子诚在谈到新诗百年时依然感慨:“‘危机’和‘出路’每隔若干年就要旧调重弹。诗人和批评家被迫也要絮絮叨叨;来证

能展翅他永恒的飞翔,而会被悲惨地困在时间之中,像一个流落在冬日荒原的异乡人,从贫瘠的土地上蹒跚离去。”诗坛对“90后”诗人的期许是具有独特嗓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90后”诗人个体的脱颖而出;是“90后”诗人经过充分地准备与演练之后,与前代的诗人们同台争辉。在这个意义上,《我听见了时间》的出版既是对“90后诗人”的大规模展示,也是阶段性小结。

近年来,文学界纷纷聚焦“90后”:《诗刊》开辟“90后诗人特辑”、《人民文学》开设“九〇后”栏目、《文艺报》与《作品》联办“90后推90后”栏目等等。2017年12月,一篇名为《看完这些孩子的诗,甘拜下风》的推送刷爆了朋友圈,将姜馨贺、姜二嫚、铁头等一批“90后诗人”集体推到公众视野里。江山代有才人出,“90后”诗人的华丽登场,意味着“90后”诗人走出了“漫长的青春期”,从新秀变成“故材”。

10年来,诗坛对“90后”诗人的扶持就像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说的“给天才以正确的教育和爱护”。虽然“天才的真正来源并不在教育之中”,但“如果没有这个庇护和温暖他的故乡,他将永远不能展翅他永恒的飞翔,而会被悲惨地困在时间之中,像一个流落在冬日荒原的异乡人,从贫瘠的土地上蹒跚离去”。诗坛对“90后”诗人的期许是具有独特嗓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90后”诗人个体的脱颖而出;是“90后”诗人经过充分地准备与演练之后,与前代的诗人们同台争辉。在这个意义上,《我听见了时间》的出版既是对“90后诗人”的大规模展示,也是阶段性小结。

红鸟、飞鸟、孙全鹏、霍楠、柳雨吟、张赫等等。“周口作家群”中,还有一大批从本土走出今旅居在外、但心系故乡的作家如刘庆邦、邵丽、孙方友、墨白、朱秀海、赵兰振、谷禾、刘迅甫、李鑫、梁彤瑾、马泰泉、叶建民、王岭群、蒋建伟、刘海燕、陈麦启、郭昕、齐红霞、宋子奥等。他们各自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共同构建了周口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周口作家群”的日益壮大,是“中原作家群”蓬勃发展的标志,并因此改变了“中原作家群”的整个创作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道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中国梦为国带来了新的理想。在文化激荡、思想交锋、价值碰撞的社会转型期,中国梦正在弥合裂痕,凝聚共识,重塑一个社会的精神价值。“实现中国梦的三个重要保障是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其中,中国精神最能形象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因为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周口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为中国梦的实现,弘扬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日益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把“周口作家群”这个亮丽的文化品牌擦得更亮。

“周口作家群”本土作家中,不但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老年作家如梁庭华、王猛仁、孙新华、邵超、张华中、申艳、李前进、贺红、孙琳、韩冰、冉见康桥、马银良、柳岸、蔚然、等,还有一批思想新锐活跃、创作势头强劲的新生代作家如黄献、郭敖、戚富岗、彭进、

才华需要庇护和温暖

——读诗选《我听见了时间》 □丁 鹏

近日,由《诗刊》社编选的《我听见了时间: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正式出版发行。全书收录120位“90后”诗人共计约770首诗作。翻开这套诗选,最直观的印象正如作者之一郭月洲所写的“他们在发光”:每一张相片都充分展示整个集体的活力与自信,每一首诗歌都努力呈现最具个性的诗思与风格。此时,距“90后”诗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于《诗选刊》的2007年第11、12期合刊“90年代”小辑,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